
人口较少民族整乡脱贫的生态模式解读

——以施甸县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为例

戴波¹，张邈²

(1.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091; 2. 云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人口较少民族整乡帮扶和脱贫模式的调研和解读，可为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少数民族以借鉴和示范。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的美丽乡村建设、生态补偿政策、安居搬迁模式、生态产业模式等具有鲜明的山区地方特色和因地制宜的特点，其政府主导、多项目融合、企业或合作社为依托、贫困户参与的经验，以及对培养贫困户自力更生意识的重视，都是典型喀斯特山区少数民族贫困区整乡脱贫的重要因素。适当给予农户选择自主性，加强农户专业化培训，开拓融资渠道，创知名品牌，建设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等，是进一步稳定脱贫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布朗族；整村帮扶；脱贫；生态模式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7)05-0055-07

一、引言

确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到 2016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4335 万人，扶贫任务任重道远。推动农村绿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是促进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有利举措和有效途径。

全国共有 28 个总人口在 30 万以下人口较少民族，云南省就有 8 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特点是：人口数量较少，分布在边境一带，居住地域大分散小聚居，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落后。^①2005 年、2011 年国家相继制定并实施专项规划，重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16 年底，国务院制定了《“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可见我国党和政府一直重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指示精神，明确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

人口较少民族整乡帮扶和脱贫模式的调研和解读，有助于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少数民族借鉴以及在全国扶贫攻坚的示范。

【作者简介】戴波，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①王铁志：《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的意义》，《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 年第 5 期。

小民族的生存状况的改善是国家政治文明的一种展示，是政府执行力的展示。

二、我国扶贫历程和扶贫方式梳理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坚持扶贫工作，致力于全民小康的中国梦。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农村的活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产品价格逐渐放开、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农民温饱问题得到改善。国家“七五”到“八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扶持国家级和省区级的贫困县，通过发展经济来缓解和消除贫困。“九五”期间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同步开展，依托项目、采用区域瞄准方式进行开发式扶贫。21 世纪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对贫困地区改善其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境，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促使收入增加，逐步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经历了制度性扶贫——开发性扶贫——精准扶贫的转变过程，政策越来越好，措施越来越得当，目标越来越接近。

从模式角度梳理，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采取的一直是救济式扶贫，由政府发放专款，救济灾民，补助特困户。这时期农村是集体经济，总的生产水平很低，救济和补助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了更大规模的绝对贫困人口，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等、靠、要的依赖性贫困”。

紧接着的制度改革式扶贫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实行开始，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经济结构逐步转变。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改善了生活，增加了收入，大多数减轻了贫困程度，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已致富。这时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好的家庭发展较好，区位优势或资源有优势的地区发展较快，发展不平衡问题凸现出来。

开发式扶贫是政府资助贫困地区开展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电建设、乡村公路、农田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促进与贫困人口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发展。将区域开发放在优先位置，依托资源优势，按照市场需求，开发有竞争力的名特稀优产品。通过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从总体上解决贫困问题。经过这个时期，解决了贫困地区的实际问题和发展方向，农村贫困状况极大缓解，贫困问题从普遍性、连片性、绝对贫困向点状贫困和相对贫困转变。贫困问题不再是区域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而是群体性贫困的问题。此后，贫困的主要人群已无法直接受益于区域发展的实惠，扶贫攻坚战略转向以人为本，直接针对贫困户。

精准扶贫模式是 2014 年中央详细规划的顶层设计，精准扶贫思想精髓是优化整合扶贫资源，社会合力，确保扶贫到村到户。从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方面出实招，因户施策。

整乡脱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具体实施内容，其核心是制定贫困户参与式的乡和村发展规划，瞄准扶贫对象，注重贫困农户自身的选择，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本研究是人口较少民族整乡脱贫的成功典型案例。

三、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简介

布朗族是我国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①全国布朗族有 119639 人，其 97.3%居住在云南省，是云南特有民族、跨境民族、世居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民族文化，有本民族语言，无文字。云南省的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等地。

① 少数民族人口仅在全国人口普查年度才有数据。布朗族 1982 年有 58473 人，1990 年有 82398 人，2000 年有 91882 人。

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位于保山市施甸县的最东边，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民族乡，下辖龙潭、哈寨、木老元和大地四个村民委员会。该乡仅有 76.6 平方公里，区域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平地不成规模，发展产业困难。最高海拔 2895.5 米，最低海拔 860 米，覆盖热区、温凉地带和冷区，呈典型的立体气候，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贫困类型。其森林覆盖率为 53%，年平均气温 18℃，年降雨量 1292.15mm。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37 公里，道路大部分还未硬化，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

2015 年末，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全乡人口总户数 1586 户，总人口 6036 人，其中布朗族 2825 人，占总人口的 47.3%；彝族 361 人，占总人口的 5.9%；其他少数民族 66 人。2015 年末，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4292.73 万元，人均收入 4530 元。2016 年末全乡建档立卡户 302 户 1155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530 户 1545 人，其中，布朗族 283 户，836 人。^①

世居着布朗族和彝族的木老元乡 4 个村均为贫困村，环境恶劣、封闭，发展空间受限；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缺乏特色支撑和龙头产业；整体人口素质偏低，社会发育不足，人才缺乏。木老元乡是整乡连片贫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四位一体”，是典型的“贫困陷阱”区——处于贫困和环境相互依赖与相互强化的螺旋下降“诅咒”中，一直饱受着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恶性循环的困扰。是保山市和施甸县重点扶贫攻坚乡。2016 年，该乡理清发展思路，大胆规划发展，以“打造布朗风情旅游小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打造美丽乡村，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元素，发展山地特色产业”为重点，展开整乡脱贫攻坚工作。

四、木老元乡的生态扶贫模式解读

自然环境的特点决定该乡扶贫攻坚只能因地制宜地选择个性化、具体化的生态扶贫开发模式。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精准扶贫中，生态扶贫模式能确保可持续、稳定脱贫。

木老元整乡推进的特点：一是在政府资金投入和中烟公司资助下，重视全乡经济社会的综合性发展；二是政府主导+企业投资（能人带领）+贫困户参与，从扶贫项目选择、实施、管理到项目培训、监督、分配都共同商议；三是实施过程的动态性，确保扶贫项目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扶贫开发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一）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观是以经济为基础，生态为前提，社会发展为目的，木老元乡的生态治理理念和做法是追求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1. “环境保护工程+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完成新集镇建设，原来乡里的村民只能到附近乡赶集，现在可以在本乡赶集。街道整洁干净，沿街墙绘是民族文化与文明相结合的宣传画。在山坡上建起了金布朗民族广场，昔日坡连坡的地方，终于有了一块大平地可以进行大型的布朗打歌、彝族火把节等活动，也是旅游观光重要人文景观。建起民族文化馆，有民族服饰展出，传统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展出等。成为木老元乡的对外窗口和名片。

积极争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通过土地流转，进行乡镇垃圾热解炉项目，新建设焚烧炉和垃圾处理等设施；集镇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项目；进行农村能源改造建设，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400 套，每套补助 2000 元，同时补助建设洗浴室、厕所；安装节能灶 500 套，每套补助 1000 元；所辖四个村寨都安置了垃圾箱，派驻村干部召集村民进行垃圾投放的宣传教育，并成立监督小组。很快改变了民族山区随意扔废弃物的不良习惯，村容村貌整洁了，生活生产环境清洁了，疾病减少了。村民生活习惯改变很大，做饭用电，自来水到户，每天有热水洗澡，卫生间独立，垃圾入箱，牲畜与人分离，呈现了新农村新生活的风貌。

① 数据来源：施甸县木老元乡政府提供。

实施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整治退化、裸露草场：向村民发放优质草种 1900 公斤，有黑麦草、紫花苜蓿、鸭茅、白三叶、苇状羊茅、红三叶等。科技人员现场教学示范播撒和培育。到 2017 年中，已治理大部分草场，对进一步发展畜牧业、高山草场旅游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低效林改造：替代种植（桉树—水源林地树种），义务植树，核桃林提质增效（防虫涂白、施肥），陡坡地生态治理（改为梯台地，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林木作物或者四季豆），完成森林防火通道建设等。这些措施可以恢复生态，防止水土流失，贫困户可以用生态+扶贫的发展模式，使收入翻番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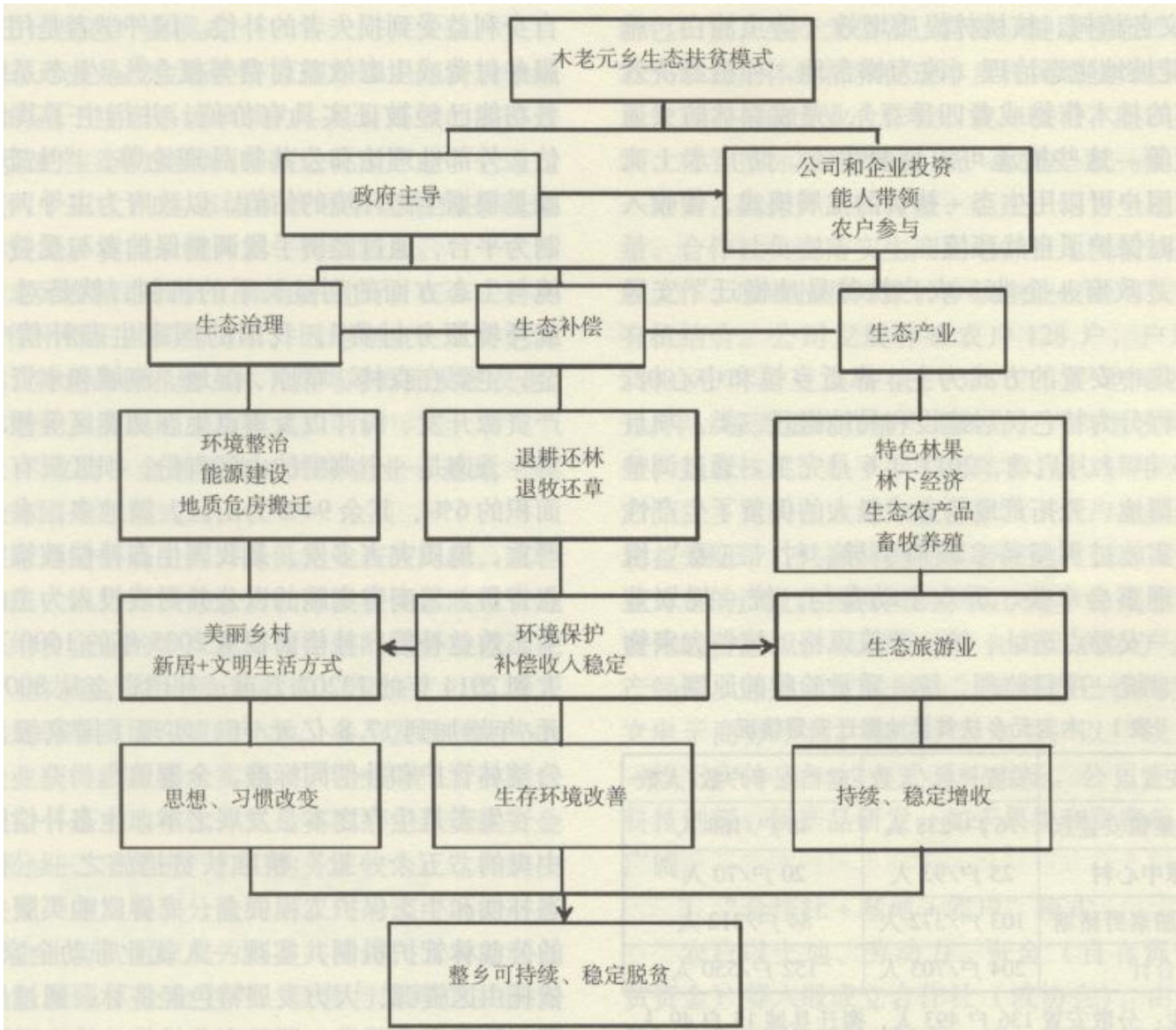


图1 木老元乡的生态扶贫模式

2. “政府+企业+农户扶贫易地搬迁”安居模式

以集中安置的方式为主，靠近乡镇和中心村。安居工程分为特色民居建设和易地搬迁二类。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启动，2017

年 6 月完工。通过调整集体预留地、开拓荒地的方式极大的保留了生产性土地，实施过程坚持乡政府引导、村‘三委’组织、村理事会牵头、群众主动参与，统一规划蓝图、统一安置点选址、统一建筑风格、统一大宗物资采购、统一项目监理、统一质量验收的原则。

表 1 木老元乡扶贫易地搬迁安置情况

安置点	安置户数/人数	建档立卡户数/人数
木老元集镇安置点	76 户/238 人	48 户/168 人
龙潭中心村	25 户/93 人	20 户/70 人
大地阿腊寨野猪塘	103 户/372 人	84 户/312 人
合计	204 户/703 人	152 户/550 人

备注：分散安置 136 户 493 人，搬迁县城 15 户 49 人，未计入在内。

全乡特色民居建设共拆除重建 286 户，每户给予 5 万元补助；实施修缮改造 448 户。易地扶贫搬迁共建设三个安置点（见表 1），涉及 204 户居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52 户、兜底户 24 户（不花一分钱，设施配套，拎包入住），其他为随迁户（有能力愿意换新房的）。

乡政府在搬迁安置点附近建起了木耳等菌类种植基地，养殖基地等园区，搬迁农户可以就近参加产业合作社。中烟公司给予了无偿搬迁扶贫补偿、政府扶持资金落实到位，使搬迁农户住新居同时脱贫致富的，过上新生活。

（二）生态补偿模式

生态补偿（ecological compensation）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政府或企业对因维护生态系统功能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者的补偿。国外学者是用对生态服务付费或生态效益付费等概念^①。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已经被证实具有价值，并衍生了其价值评估、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环境的估值，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机制为平台，通过经济手段调整保护者与受益者在环境与生态方面的利益关系的机制，就是对“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我国的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主要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

云南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坝区只有土地总面积的 6%，其余 94%为山区。坡地多，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多发，是我国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重点省份。云南省实施的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偿面积从 2005 年的 1600 万亩扩大到 2014 年的 13207 万亩；补偿资金从 8000 多万元/年增加到 11.8 亿元/年，实现了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管护和补偿同标准、全覆盖^②。⁴

① Norgarrd R B, Jin Ling.Ecological Economics:Trade and governance of ecosystem services.2008, Vol66, N04. PP. 638-652.

② 冷华：《在全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2014 年 11 月 27 日，云南省林业厅网。
<http://www.ynly.gov.cn/yunnanwz/pub/cms/2/8407/8415/30180/103704.html>

生态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本，生态补偿脱贫是中央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措施之一。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完善以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实现一人就业带动全家脱贫。依托山区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通过生态治理，特色产业开发，调整产业结构，让山区群众走上“不出山也能致富”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木老元乡的生态补偿除了常规的兑付退耕还林款 1200 元/亩外，主要通过发展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果木来带动生态恢复。根据木老元乡的立体气候特点，乡政府投资 60 万元鼓励农户在海拔 900 米以上的温凉地带种植核桃，在热区种植盐肤木 2500 亩，补助 600 元/亩；山盐酸鸡 1000 亩，补助 800 元/亩；甜竹 500 亩，补助 500 元/亩；核桃抚育 4000 亩，补助 100 元/亩；生态公益林共完成 9376 亩，补助林农 10 元/亩。通过经济补偿的手段带动了地农户种植经济林果的积极性，保护了生态，有了后续持续收入。

生态扶贫帮困措施方面，全乡共招 8 名生态护林员，均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家庭成员，每年给予 10000 元，每村 2 名。

（三）生态产业模式

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态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

木老元乡精准扶贫工作有序进行，在乡、村和扶贫工作干部们共同努力下，因地制宜，从特色林果种植、特色品种养殖、林下养鸡等方面发展农业。

木老元乡实践的成功模式如下：

1. “政府+金融机构+外来企业+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模式

政府通过招商引资，降低企业入驻门槛，减轻企业税负，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等多项优惠政策引进企业并结合企业的生产业务与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确定产业内容，企业负责收购、深加工、市场开拓。通过引导贫困户流转土地、参与发展和优先务工从企业获得多项收入实现“产业脱贫”。贫困户的收益：一是土地租让，二是贫困户免息贷款资金的入股分红，三是进厂打工的务工收入。这样解决了县、乡产业发展和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企业与贫困户成为利益共同体，二者的利益联动机制增强了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共同责任感。

案例 1:2016 年引进的云南大本事食用菌生产有限公司的运作模式，一、政府为每户建档立卡户提供 2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购买菌棒，同时为每户提供 5 万元扶贫贴息贷款，贷款利率 6%，政府、公司分别承担 5%、1%，企业解决了融资问题，贫困户解决了投资入股发展问题；二、公司提供标准化种植大棚、生活用房等基础设施、优质菌棒、技术和销售服务，贫困户有劳力就可入园发展。三、公司制定了最低收购价保护机制，确保农户收益。以每户 2 万棒计算，每年可确保最低有 4 万元收入，入厂确保脱贫，勤劳还可致富。

2. “乡镇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

乡政府引导建立种养殖基地，基地由村合作社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并负责技术培训，保证产品质量，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的形式入股，由合作社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服务，创品牌，拓市场。固定的销售渠道和合理的收入预期，调动了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这样，减少了贫困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案例 2:木老元花濮蛮有限责任公司主营民族特色山货，生产无公害、营养、健康生态产品，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促进本

乡村民增收为目标。公司管理各村的专业合作社，统一供种，组织技术培训，指导按标准种养殖；统一收购、统一加工和统一销售，确保产品从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质量。合作社负责落实生产用地，土地流转或土地入股工作，吸收扶贫对象。乡镇企业发展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公司发展养蜂农户 128 户，户均增收 5800 元/年；豆类种植户 388 户，户均增收 5304 元/年；绿壳蛋鸡养殖户 458 户，户均增收 524 元/年；还有核桃、松子、羊角洋芋、土鸡等其他农特产品。乡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之间建立以利益为纽带、共赢共进的紧密联结机制。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快速，已成立 5 个产业化经营组织，辐射带动全乡 70% 的农户从事生产经营。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已在淘宝网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建立了公众号，以“线上微商+线下实体店”的方式开拓市场。公司还致力于科技创新、新产品研发，如干果类和夏蜜等，前景广阔。

3.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农户以土地、劳动力、资金（自有资金或扶贫资金）等入股成立合作社（或协会），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生产、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年底分红。合作社成立理事会与监事会，分别进行日常事务的经营与管理以及监督，通过制定严格的合作社章程来规范农户的行为，并针对社员制定了学习培训制度以提高农户的生产管理能力，保证产品的产出率和品质。合作社将分散的、势单力薄的广大贫困农户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整体，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抵御市场风险。

案例 3:木老元乡雪山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政府引导完成土地流转 4500 亩建设养殖小区，养殖小区内建高床羊舍 3000 平方米，储草棚 3000 平方米，运动场 3000 平方米，堆粪池 500 立方米。目前有 14 户养殖户以自家肉羊入股合作社，贫困户由政府补贴发给项目羊，每头补贴 1150 元。由合作社进行统一养殖与管理，肉羊出栏由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在运行过程中，合作社还针对养殖户开展了肉羊综合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管理培训等。政府为合作社指定专门的兽医技术员，负责肉羊的防疫与病羊的治疗工作。

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联结关系总体较为松散，虽然有规章制度，但执行落实上并不严格，利益共同体机制尚处于初级形成阶段，有待进一步检验，项目实施后期须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与引导。

4. “能人+合作社”模式

此种模式依托贫困社区经济能人及其产业，以致富能人带动贫困户发展种养殖产业为主要内容，有效的将能人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同政府对贫困户的帮扶政策结合起来共同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在这一模式中，能人负责将自身的种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分享给贫困农户，指导农户对种养殖业进行管理及销售。具体实行时按照实际情况的不同也可采取委托种养、按比分红的利润分配机制。这种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能人与贫困户在发展产业上面临的困难，二者的合作既满足了能人扩大生产规模但缺乏资金的要求，也保证了贫困户发展产业但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及劳动力的要求，能人与贫困农户相结合产生了互补效应，二者共同承担了产业发展的各种风险。

案例 4:木老元乡哈寨村食用菌产业小区便是采用此种模式建立的。项目基地内有 9 户养殖户，其中 3 户为致富带头人，其余 6 户是该村的建档立卡户，每 1 户致富带头人扶助 2 户贫困户。食用菌基地建设项目，投资 90.6 万元，规划面积 29 亩，新建 97 个小棚，规划种植食用菌 34 万棒。该项目遵循“资金跟着贫困户、贫困户跟着能人、能人跟着市场走”的帮扶原则食用菌养殖很好的解决了贫困户的产业发展问题。

该模式的特点是经济能人与贫困农户同住一个村，熟人社会背景相比于其他外来个人与组织，优势是贫困户更信任能人，其示范带动作用也更加明显。不足在于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

5. “党支部+合作社+能人大户+建档立卡户+互联网”模式

以村为单位，发展林下经济，以全村林地资源为依托，发展林下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在巩固集体林权制度的基础上，促进绿色增长。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和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6. “乡政府主导+村委会组织+农户参与”生态旅游模式

生态旅游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的双重意义。依托高山草甸、苍摩林场、布朗族山货街等景点，打造集布朗族、彝族民俗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四大山慢旅游生态民族文化走廊。推进旅游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打造木老元旅游特色小镇，推进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布朗族文化旅游精品。

案例 5:木老元“金布朗”休闲农业观光旅游项目

借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山地自然秀丽风光、布朗民族文化古老传奇，开发山岭的姜寨林场、四大山牧场，打造木老元“哀牢古濮、金色布朗”的旅游品牌，打造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自然村，融入施甸县以善洲林场、姚关、摆榔、摩仓林场为环线的旅游大格局中。打造雪山青草生态公园、哈寨民俗体验区、5000 亩映山红保护观赏区、布朗风情旅游集镇及布朗农家乐山庄。力推“花濮蛮”品牌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影响力，满足游客对绿色优质安全的健康饮食和文化消费需求，深挖布朗族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塑造依托万家欢蓝莓种植庄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特色村寨、姚摆湾公路项目建设，全力挖掘布朗族、彝族文化，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民俗体验活动及彝族、布朗族服饰和乐器等民族特色产品，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 3 至 5 家。

五、生态产业扶贫模式的特点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扶贫是具体实践，生态脆弱的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尤其体现绿色与共享两大发展理念。木老元乡个性化的生态式扶贫，能够充分结合民族特色、自然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坚实了其精准扶贫的步伐。其成功经验，对于全国各地其他地区的精准扶贫有借鉴作用和推广效应：

其一，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实施生态扶贫政策的最重要特点。规划制定、项目申报与审批、片区规划、部门协调、资源投放、项目执行、监督验收等环节均由政府完成。在实际操作中，施甸县级政府是先在个别村施行项目试点，然后再大范围逐步推广。

其二，多项目融合。针对建档立卡户的生态扶贫政策是“整村推进，整族帮扶”或安居工程，生态修复等其他开发项目整合在一起，如易地搬迁与种植、养殖园区一起规划。避免单一项目后续发展无力，注重长远发展的特性大于单一扶贫的特性。对于今后整乡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脱贫建立了良好基础。

其三，生态产业扶贫以企业或合作社为依托。企业或合作社是重要的桥梁和基石角色，农户与市场不直接对接，而是通过合作社或企业作为中间桥梁，将分散的小家庭生产集中经营，发挥了产业集聚的效应，实现了产业规模化，降低了农户生产的风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借助企业技术、网络、信息平台，促进生产与发展。

其四，以培养贫困户自力更生意识为关键抓手。坚持“扶贫先扶智，扶志与扶智并举”的工作思路，为配合生态产业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府开展了素质提升工程，组织了多次针对贫困农户的创业与技能培训，有种植技能培训，养殖技能培训，驾驶技能培训，电焊技能培训，新型农机培训，职业教育培训等。通过学习，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生态扶贫虽然有良好的造血功能，但由于其产品规模效应低、流通渠道不畅、社会信任度尚未建立、产品价格尚、产品质量不稳定等，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现有土特产的存量无法保证线上线下同时长期供货。建立一批能够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

化加工、技术服务、销售网络强的企业和公司，上连市场，下连基地和农户，才能在未来的市场开拓、研发、精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夯实和发展。

六、完善生态产业扶贫模式的建议

第一，部分贫困户对参与扶贫项目不积极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需求与产业发展的不一致，不能满足贫困户的预期。增强生态产业扶贫项目信息的宣传与公开程度，适当给予农户选择自主性，确实调动村民积极参与脱贫项目。真正自主性的反贫困，才是硬道理。

第二，少数民族贫困户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生产和管理技能不足，难免与现代产业经营产生一定脱节，制约了产业扶贫项目的运行。既然是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生产、加工、管理、销售都有技术要素要求，才能达到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要加强农户培训和技术人员配备，保证产业扶贫项目达到预期效果。并为贫困户“自己管理自己的产业”打下坚实基础，控制返贫的发生。

第三，扶持一项生态产业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资源，不仅在项目启动初期，在产业初具规模，产业运行之后更需要有足够的资金链支持。发展资金不足是全国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政府应合理、妥善使用每一笔扶贫款项，加大融资力度，开拓融资渠道，提高资金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大对有前途、发展潜力大的乡村生态产业资金持续投入力度，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佳效益。

第四，化大力打造重点品牌。品牌就是市场和效益，创知名品牌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木老元乡的“花濮蛮”农特产品，要通过“绿色生态馆”统一品质、统一防疫消毒、统一包装和统一销售，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五，推进县、乡两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及电商精准扶贫体系建设。由政府主导建设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县邮政局参与管理和经营，帮助乡特色农产品商户开设网店，入驻网络销售平台，并为商户提供信用认证和创业贷款等支持，让广大农民享受电子商务带来的红利。加强政府服务、普及应用、业务咨询、人才孵化、小额信贷、信息服务等功能拓展，成为集营销推广、产品溯源、品质监控金融服务等为一体的一站式孵化支撑服务平台。开展电商扶贫试点。